

流星划落内蒙古,本报记者带你秘境猎陨!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辛一

深入沙漠腹地

7月10~15日,记者跟随内蒙古陨石学会成员一行6人,深入阿拉善沙漠腹地,行程近3000公里,体验了一次寻找陨石的全过程。

民间陨石爱好者更习惯把去野外寻找陨石这一行为称为猎陨。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目标明确,却又充满着刺激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过程。

每年大约有4万吨太空物质到达地表,然而只有极少部分能够被收藏并研究。

7月11日16时28分许,跟随着引导车辆,记者一行行驶在沙漠戈壁的公路上。环顾四周,灰色的苍穹笼罩着一片茫茫的土地,棉絮般的云朵飘浮在半空。远处,一片灰黑色的云正在行雨,雨幕扯扯地垂落。笔直的公路上只有两辆车一前一后行驶,再走30公里,就会有牧民向导前来迎接。

16时58分,等候在岔路口多时的牧民革命与我们见面了。简单寒暄后,他开着越野车带头驶向沙漠腹地。真正深入沙漠的搓板路后,你就会明白,驾驶一辆前驱小型SUV汽车来一次穿沙之旅,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一处又一处流沙横亘在路上,征服它们是唯一的选择。

经历过一次流沙陷车,一次空中飞车,无数次沙海冲浪之后,18时许,终于到达了革命家的牧点。他家几百峰骆驼集中在距离人居住点几公里外的地方,那里有一口咸水井,每天饮骆驼,是革命和妻子宝华的主要工作。当然,在照料骆驼的空余时间里捡石头,是他们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邂逅时的科普

58岁的革命与内蒙古陨石学会会长梁成光结识于2017年。

当时革命好奇这些开着越野车,在牧点周围转来转去的人在做什么,便上去攀谈。

梁成光问:“你知道陨石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石头有没有像烙饼焦煳了的表面,还有铁锈一样的痕迹,如果有,那就基本确定其身份了。”

接下来的日子,革命捡石头时就多了个心眼儿。2018年,在一次偶然的寻找中,革命发现了一块焦黑的石头,只露出地表一部分,把它从沙土中挖出来仔细端详,发现这块石头很符合梁成光所说的陨石特征。

革命兴奋地将此事通知给梁成光。梁成光告诉他扩大范围,再仔细寻找。“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在一片区域发现了一块个头较大的陨石,那么基本可以在该片区域重点搜寻。如果陨石在空中炸开,质量大的跑得最远,质量轻的散落在其后。这样的区域呈椭圆形,可以覆盖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通常人们把这样的区域称为陨石靶区或陨石散落带。”梁成光介绍。

接下来的几年,革命牢记梁成光的话,一有时间就在沙漠戈壁上搜寻,果然陆续在这一带又找到了类似的几小块儿。

牧民的石头基因

应该说,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牧民,血液里流淌着石头基因。他们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任何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哪怕只是从沙子里露出了一小部分,都会被他们迅速锁定并顺利找到。

玛瑙、戈壁石、各色玉石,只要被风从沙砾中吹出,就很难逃过牧民的眼睛。他们对这些石头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浓厚。渐渐地,他们有了经验,成色好形状好的石头被称为奇石,能卖个好价钱。因为一年年一天天,开车来这里寻找石头的人太多了,开口问他们买石头的人更是每个星期都有。

对革命而言,陨石是他捡到的石头中的另类。自从得到梁成光的真传后,他就时时把寻找陨石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有机会就观察脚下的沙地,留意有没有这样的石头。

“这就是科普的力量。”2021年7月11日,初次见革命找到的这块9公斤重的石头,梁成光很激动,也很得意。抚摸着这块石头,这位痴迷陨石十多年的49岁汉子,非常庆幸自己当年在沙漠里偶遇革命,并及时向革命普及了陨石知识。这块由革命2018年发现于阿拉善沙漠的石头,被梁成光鉴定为普通球粒陨石,具有定向坠落特征。

这块石头其貌不扬,但又的确与众不同。梁成光介绍说:“这是一块球粒陨石,一端略尖略扁,整体呈扁三角锥形,所以判断为定向坠落。”可能是因为一头扎入地表后不曾移动过,若干年后,陷入沙土中的部分被碱蚀和锈迹包裹。

梁成光说:“这块陨石具备陨石独有的许多特征:熔壳、气印、熔流线、磁性……而且‘具有定向坠落特征’的陨石是陨石中价值比较高的一类。”



牧民革命发现的陨石



内蒙古陨石学会成员在阿拉善沙漠猎陨现场



梁成光在鉴定革命发现的陨石



孙永泽找到的疑似陨石碎片

仰望夜空,猛然看到美丽的流星划过,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儿。如果这些流星尚未燃烧殆尽,落在了地球的某一个地方,你会不会去找寻?这些从星际空间穿越地球大气层后到达地表的固体残留物,被称为陨石。

“与古董不同,陨石是越新鲜越好,价值越高。”7月20日,内蒙古陨石学会会长梁成光说,“在所有的陨石爱好者中,真正肯下辛苦去一线寻找陨石的人并不多,内蒙古不过几十人。况且,有人一旦找到陨石,是不愿意把陨石发现地告诉其他人的。”

据了解,在现今市场上,陨石的价格以克计算,每克几元至几百元不等。正因如此,在记者联系采访猎陨一事之初,颇费周折。

否定激发希望

此次由内蒙古陨石学会发起的阿拉善沙漠猎陨行动,首先得到了当地牧民的全力支持。否则,记者一行在茫茫沙漠根本无从知晓陨石散落的具体位置。

猎陨的第一天下午,老天温柔以待,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毒辣的阳光。阴天下的沙漠,露出了羞涩的一面。加之前一天晚上刚刚下过雨,空气有些湿润,微风徐徐吹过,散落在各个方位的人享受着大漠的美好时光,对此次猎陨行动充满了希望。

一上午很快过去,一块块黑色的石头被拿起又被放弃,憧憬存在于一次又一次否定中。

7月沙漠的伏天,无雨而炙热才算正常,果然正午的太阳烤到人们快要窒息,稍稍走几步就大汗淋漓,更别说去寻找陨石了。直到17时30分,地面上的热浪稍稍退去,我们再次出发,这次革命骑着摩托车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沙土有些发黑的地方。他说,这一带原来是老河滩,可能会有所发现。

越野车停上了一处高地,沙漠里没有信号,大家约定2小时后在车前集合。很快,人们按照心目中正确的方向出发了,以车为中心四下散开。谁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此行中发现陨石的人。

记者素来对方向无感,况且进入沙漠更是找不到北,只能一步三回头地走着,不敢让远处那个集合点离开视线。

革命指给的这片老河滩奇怪得很,泛黑的沙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纯黑色的石块儿。石块儿很重,表面有孔,也有磁性。有时人被沙漠里的热浪烘烤得晕头转向,脑子里就会出现幻觉:这些黑石头就是陨石吧!可是答案是否定的。

两名队员失联

一步一步踩着沙丘,走向更远更高处。烈日与心中的希望相比,已经算不了什么。一抬头,记者已经远离了那个集合点,那辆越野车隐约可辨。除了随处可见已经被否定的黑石头,记者再也找不出有什么比它更像陨石、更具有陨石特征的了。在搜寻过程中,梭梭树旁沙土里若隐若现的玛瑙小块,闯入了记者眼帘,那是一些白黄色的玛瑙籽料,有的呈片状,有的呈无规则块状……少见圆形,个个温润而通透。不顾热浪的席卷,记者埋头拾拣了一些。没有找到陨石,这些手感很美、少有绺裂的玛瑙籽料,同样令人爱不释手。大自然不会吝啬对任何一个用心人的馈赠。

沙漠的天说变就变,前一秒还艳阳高照,后一秒已沙尘漫天。

一抬头,天际已经变黑变黄。狂风卷着乌云压了过来,是沙尘暴还是暴风雨?沙子模糊了记者的视线,再一看,队员罗明已经开着越野车来到了跟前。风沙不容记者恋战,我们一行4人,冒着风沙返回集合高地。此时,大风裹挟着沙子和雨点敲打着车窗,沙漠里的能见度很低。距离约定的集合时间,过了20分钟,有两位队员尚未归队。

风没有减弱的迹象,雨也越下越大,在雨水的冲刷下,外面的景物开始清晰了,仍然不见两位队员的身影,坐在车里的人难免心急。罗明不停地按着越野车喇叭,喇叭声与风雨声交织在一起,传播效果并不明显。待风雨的势头渐渐减弱,已经超过集合时间40分钟了!罗明按捺不住性子下车站至更高处,一面晃着强光手电,一面吹响集合哨。尖利的哨声划破长空,没有任何回应。眼见夜幕降临,罗明开着越野车,寻着依稀的车辙向牧点方向寻找,行至半路不见任何踪迹。

无奈再次折返回高地,焦虑之余,罗明决定按原路返回寻找。一会儿,牧点方向有摩托车闪着大灯驶来。原来在风雨交加之时,这两位队员已经远离了集合点。索性,他们顺着风朝牧点方向跑去,当安全抵达时,身上的衣服湿透了又吹干。其实大家本应该早就联系上,只是在天气突变之时,大家忽略了对讲机的作用。一部对讲机人机分离,另一部忘了开机……

尽管尚未发现陨石,但大家并未气馁,商定次日继续深入沙漠腹地寻找。

机缘运气和恒心

7月14日,太阳炙烤着大地。这已经是一行6人进入沙漠猎陨的第三天,地表温度高达50摄氏度。尽管天气炎热,来自内蒙古陨石学会的成员梁成光、罗明、孙永泽依然兴致不减,信心百倍。

牧民革命和妻子宝华有着阿拉善人的憨厚与热情。夫妻俩不仅提供了沙漠里所需的后勤保障,更是亲自做向导,把大家带入沙漠腹地,指给发现陨石的区域,任大家自由发挥。

3天的沙漠猎陨时光很快流逝,尽管没有奇迹出现,但是情节跌宕起伏,插曲不断。罗明、孙永泽又是奇石爱好者,尽管没有找到陨石,但是在奇石方面他们彼此都有收获。梁成光是资深陨石收藏爱好者,此行没有找到心心念念的陨石,但得到了牧民的支持和信任,又一次积累了一线猎陨的经验。

正如梁成光所说:“进入陨石靶区,虽然没有找到陨石,但也反映了陨石的稀缺性和不可多得性,想拥有一块真正的陨石并非是一件易事,需要机缘、运气和足够的恒心。”



阿拉善沙漠陷车



罗明召唤队友归队



四子王旗发现的“黄金陨石”



史春明和村民在探测老院子



史春明和妻子在讲述收藏故事

陨石民间收藏热

作为石头界的“新宠”,陨石真正热起来是近几年的事情。

内蒙古,作为我国陨石富集区之一,陨石收藏热度从民间开始蔓延。相当一部分来自民间的陨石爱好者活跃在自媒体上,他们发布寻找陨石的现场视频,并在直播间售卖陨石产品。

包头人都荣巴音就是其中一位,他一有机会就各地行走,设法寻找他感兴趣的陨石。

“既然我已经答应接受你的采访,怎么不会带你去陨石散落带呢?”7月3日,都荣巴音真诚地告诉记者,“可是那个陨石散落带已经成为圈儿内公开的秘密,目前现场找到陨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与都荣巴音一同来到四子王旗发现“黄金陨石”现场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淑梅,她说这种石头分几种,其中黄褐色的数量最多,有磁性。王淑梅伸出胳膊展示戴着的手串儿,“你看,这就是用‘黄金陨石’磨成的珠子,我在直播间卖100元一颗,每颗重10~15克。”

7月初,在记者第一次托朋友联系到都荣巴音时,他表现得极为警惕,首先他怀疑记者的身份,其次他怀疑记者的目的。

2021年初,一段有关“四子王旗发现‘黄金陨石’”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

自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哈镇大黑兰杆杆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夜间火了。“今年三四月份,每天都有人开车来这里寻找陨石,最多时一个山坡站有三五百人。”村民史春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有人甚至带着金属探测仪来这里探测,包括山坡旁的耕地也成了人们搜索的区域。短短两个月过去,这种被称为‘黄金陨石’的石头在这个山坡上已经找不到。”

6月,田里的青苗出齐了。村里派出专人巡逻,禁止外人踏入地里寻找陨石。其实,几乎是还没等大多数村民反应过来,这种他们从小就熟悉并散落在山坡上的那种黄褐色的石头已经不见了踪影。

“去年就有人来村里收购这种石头。那时候我们不懂,价格差不多就卖了。”史春明的三婶说。史春明的三叔是村里的羊倌。每天在山上跑,当他知道这种石头能卖钱,就经常去寻找。每当不熟悉的老人上门打听,就算有亲戚带领,史春明的三婶拿出示人的也只是一些碎块。“他家应该有大块儿的,都收起来了,不轻易给人看。现在这种石头我们卖300元一斤。”史春明事后悄悄地对记者说。

“黄金陨石”有争议

史春明称,他从小就对这种石头感兴趣,“表面坑洼、手感绵滑、分量重、颜色漂亮”是喜欢这种石头的原因,“从20岁起我就上山,往回捡这种石头,媳妇儿嫌碍事儿总给我往出扔。”20年后,当着妻子的面儿说起这件事儿,史春明脸上堆着笑,“没承想现在这种石头成气候了。”如今,心有不甘的他偶尔会拿着金属探测仪在自家的老院子里或围墙上扫来扫去,“没准儿当年家里的老人就用这种石头垫了院子,砌了墙。”

内蒙古陨石学会副会长刘明丽,原工作于内蒙古有色金属地勘局512队岩矿室,从事岩矿鉴定30多年,对岩石、矿物、珠宝玉石的鉴定有丰富经验。

7月5日,她对四子王旗的这种“黄金陨石”在放大镜下进行了鉴定。她说:“这块岩石表面有陨石穿过大气层高温燃烧后留下的痕迹(气印)。这种黄褐色和表面上的坑洼主要是此岩石由于受到各种地质作用,尤其是在风化作用影响下,使碱性正长岩中的正长石变成高岭土,斜长石变成绢云母,暗色矿物析出铁质变成褐铁矿,且含有极少量石英造成的。类似这样的岩石地球上有很多。”

当这种“黄金陨石”摆在梁成光面前时,他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石头经过肉眼初步判断符合陨石特征,但需要在权威的科学机构进一步化验检测,进行更加严谨的科学综合判断得出结果。”

对于从小就接触这种石头的史春明来说,他坚持认为这种石头是宝贝。他告诉记者:“这种石头山西一家机构曾对其成分进行了检测,测定为陨石。”

先学知识再收藏

为了向大众普及陨石知识,内蒙古陨石学会副会长李伟超,名誉会长王子尧,特编著出版《陨石鉴别与探究》一书。

据书中介绍,我国拥有世界公认的最早、最可靠的原始记录,早在4100年前的夏朝史书《竹书记年》中就有“夏禹八年夏月,雨金于夏邑”的记载。汉朝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中已经得出“星陨至地,则石也”的结论,表明2100年前,中国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陨石是流星的残留体,而欧洲对陨石源于流星的问题达成共识已是19世纪了。我国宋代科学家沈括已经将陨石划分为石陨石和铁陨石,可见,我国古代对陨石的认识和研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中国历史上收集并保存下来的陨石,数量不多,类型不全,缺乏系统研究,除了从南极获得大量陨石样品外,国内搜寻到的陨石样品较少。沙漠是除南极地区之外的另一陨石富集区域,我国拥有面积广阔的沙漠和戈壁,为发现陨石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者出版此书的目的与梁成光的观点一致,那就是告诉广大陨石爱好者:先学知识,再行收藏。

“毕竟陨石鉴别收藏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事情,大家切记不要花大价钱盲目跟风。”梁成光告诫陨石爱好者,“一定要学好了知识再谈收藏。”

如果您是陨石爱好者并且想跟读者分享您的猎陨故事,请联系我们。电话:13948125885。